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十月十日創刊 第三二二號

校刊 非賣品

華夏導報

社址：中國文化大學 編輯室：八六一〇五一  
臺北陽明山華岡 電話：二二三三

創辦人：張其昀  
社長：鄭志福  
副社長：王淑卿  
總編輯：吳淑卿  
發行：行學活生動中心

創辦人移靈安厝儀典

今日上午假本校舉行

由鄭校長主持師生校友等參加

(本報訊)本校創辦人 張其昀先生移靈安厝儀典，定於今(三)日上午舉行，儀程如后：

上午九時假陽明山永明寺起靈；九時卅分於本校與中堂遵循古禮舉行安靈典禮；十時廿分繞校園一週；十時四十五分移靈墓地一覽園；十一時舉行安厝。

該項儀典，由鄭校長親臨主持，本校副校長、行政單位與學術單位一級主管、本校師生代表、校友及社會各界賢達等均參加觀禮。

教職員同仁自行觀禮。儀典後，本校備有兩部專車，於上午十一時卅分，假大成館教職員停車場處開往台北。

張其昀先生遺像



張其昀先生遺像

蔣總統特頒褒揚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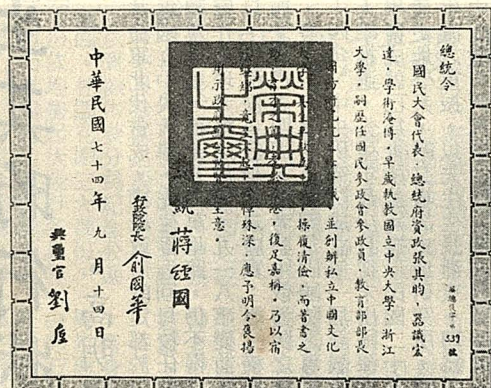
暨「學淵助頌」輓額

(本報訊)本校，於八月廿六日晚(本報訊)本校，於八月廿六日晚創辦入 曉公博士 間十時五十分，因

額，表示悼念。

左圖為總統特頒之褒揚令，內容為：「國民大會代表、總統府資政張其昀，器識宏達，學術淹博。早歲執教國立中央大學、浙江大學。嗣歷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教育部部長、國防研究院主任等職，並創辦私立中國文化大學。其生平平猷為忠毅，操履清儉，而著書之勤，育才之篤，耄齡無倦，復足嘉稱。乃以宿疾纏綿，竟至不起，軫悼殊深，應予明令褒揚，用示政府篤念勳賢之至意。」

肺部、心臟功能衰竭，於榮民總醫院溘然與世長辭，享壽八十有五。故創辦人 曉公博士殯儀典禮，已於九月十五日上午七時卅分，假台北市第一殯儀館景行廳舉行。蔣總統經國先生特明令褒揚故創辦人其生前對於黨國及教育文化之貢獻，於公祭當天特派總統府祕書長沈昌煥先生前往致祭，並頒「學淵助頌」輓



總統特頒之褒揚令

創辦人張其昀博士之遺書

遺書  
全致力於學術研究，六十餘年，其有成就者，為最後二十餘年。自二十歲以後，其研究之重點，在於中國文化史之研究。其研究之方法，即融會中西之文化史觀，以探求中國文化之真諦。其研究之成果，即著《中國文化史綱要》、《中國文化史論》、《中國文化史論叢書》、《中國文化史論叢書續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三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四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五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六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七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八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九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十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十一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十二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十三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十四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十五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十六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十七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十八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十九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二十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二十一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二十二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二十三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二十四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二十五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二十六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二十七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二十八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二十九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三十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三十一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三十二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三十三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三十四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三十五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三十六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三十七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三十八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三十九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四十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四十一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四十二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四十三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四十四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四十五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四十六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四十七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四十八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四十九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五十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五十一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五十二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五十三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五十四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五十五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五十六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五十七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五十八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五十九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六十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六十一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六十二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六十三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六十四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六十五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六十六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六十七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六十八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六十九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七十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七十一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七十二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七十三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七十四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七十五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七十六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七十七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七十八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七十九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八十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八十一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八十二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八十三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八十四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八十五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八十六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八十七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八十八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八十九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九十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九十一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九十二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九十三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九十四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九十五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九十六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九十七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九十八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九十九編》、《中國文化史論叢書一百編》。

華岡實習銀行設有

張其昀紀念館專戶

(本報訊)各界為仰慕創辦人德範仁風，及其對國家文化教育之貢獻，特組張曉峯先生紀念館籌建委員會，倡議興建曉峯紀念大樓，並於本校華岡實習銀行設有「張其昀紀念館專戶」(戶名)，帳號為A五〇八〇。該項專戶已收到五批捐款，其捐款人分別為：  
(一)高輝陽先生捐贈美金三百元正。  
(二)馬爾傑先生捐贈美金壹百元正。  
(三)陳右勳先生捐贈新台幣壹萬元正。  
(四)林柏壽先生捐贈新台幣壹百元正。  
(五)劉毓棠、劉張亞蘭夫婦捐贈新台幣貳萬元正。  
(依捐贈時間)

中國文化大學故創辦人

張其昀先生移靈安厝典禮

一家祭

一家祭開始(鼓三聲、金一聲) 請親友入席就位  
二樂奏白駒之章  
三上香  
四孝子敬饌、弟子鼓二十四聲  
五親友行三鞠躬禮、鞠躬、再鞠躬、三鞠躬 報狀  
七奏哀樂  
八敬辭靈位全體肅立、行三鞠躬禮、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

移靈

一、典禮開始(全體肅立)  
二、主祭者就位  
三、奏哀樂  
四、行三鞠躬禮、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

安厝

一、典禮開始、全體肅立、樂奏雲韶之曲  
二、全體行三鞠躬禮、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  
三、弟子鼓二十四聲  
四、永休儼穴(全體默哀三分鐘)  
五、行踐土禮、樂奏我思親樂章  
六、行哀傷禮、奏哀樂  
七、獻帛  
八、辭奠(全體一鞠躬)一鞠躬  
九、受胙  
十、禮成、奏樂



# 鄞縣張曉峯先生其昀行狀

·高明敬撰·

故博士張其昀先生，字曉峯，浙江鄞縣人也。民前十一年（一九〇一）九月二十九日（陽曆十一月九日）生，其曾祖歙人為公，祖父樸園公皆中舉人，多，其故居前立有旗桿，鄉人以爲榮。樸園公以兄弟衆多，另構新築於西楊村，後有碧水如鏡，旁有綠竹成林，號曰竹蔭廬。其尊人兆林公生長嘯傲於此，泊如也。所謂西楊村者，明代楊文懿公守陳之所居，村口有一石坊，題曰「一門三尚書」，蓋守陳與弟守陞、守隨皆以寒素苦讀，由草野而入仕宦，成爲一代名臣。曉峯先生幼居於是村，受其感召者深矣。民國二年，曉峯先生入鄞縣第四高級小學於桓溪，兆林公以桓溪爲全謝山祖望故居之所在，取謝山結綺亭集置於其行篔，蓋欲其以謝山爲楷模，能以布衣而肩負國史之大業也。先生畢生治史，而大有造於國家，實由得於庭訓者爲然。民國四年，先生考入浙江省立第四中學，從宿儒陳康黼先生習國文，因知文章經濟當學曾文正公，須作「堂堂之陣、整整之旗」；康黼先生臨終，更示以教育爲立國之本，中小學又爲教育之根基，未可以輕忽；先生之獻身於教育，文章經濟皆足爲世法，康黼先生與有功焉。其時洪允祥先生授歷史，傳以製表之法；蔡和鏗先生授地理，又傳以製圖之術；先生對史地之興趣乃益濃。民國八年，中學畢業，正值五四運動，滬代表寧波學生會赴滬，參加全國學生總會，時學生運動以「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爲號召，先生乃考入國立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受哲學大師劉伯明先生之薰陶，熟知思維之方術及思想之行變影響於歷史者爲如何，於是是非之辨明，得失之形著，而中心有主矣；又受史學大師柳翼謀先生之青睞，從之研習中國文化史，因知民族文化植基深厚、歷禮悠久，氣象宏闊、境界高卓，有非其他文化所能比擬者，我民族若能愛而光大之則國存，若鄙棄而摧毀之則國亡，以是更立志探研史地之學，以謀發揚民族之精神。先生嘗聞兆林公言，鄉先賢王深寧先生應麟有言曰：「士不以秦賤，經不以秦亡，俗不以秦壞。」有志節始有真學問，先生默識之不敢忘。嗣觀於鄉先賢萬季野先生斯同撰明史稿、全謝山先生祖望表章南明史跡，益信深寧先生之衣鉢，鄉里中歷有傳人，乃更致力於大志節與真學問之培養，期無負於兆林公之屬望。綜覽先生爲學之歷程，則其後先生持躬、處世、建功、立業之道，皆可以知其所由來矣。

民國十年，東南大學成立，南京高師不再招生。十二年，先生卒業於南京高師，入上海商務印書館，從事於高初中地理教科書之編輯，以其編纂之精，傳布之廣，聲譽大噪。其時商務所屬之東方圖書館，以藏書之富聞名於亞東，先生於編纂之餘，輒覽讀於其中，而學乃大進。民國十六年，國民

革命軍北伐告成，國民政府既定都於南京，國立東南大學改爲國立中央大學，先生遂返回母校任教，前後十年，有感於讀萬卷書，而未嘗行萬里路，仍不得爲真正之地理學者，乃歷作地學考察之旅行。九一八事變前，曾作東北旅行五十餘日，以深探日我形勢之虛實；繼又橫掃朔漠，深入青海，作西北旅行者四周，以考察中俄邊防之險要；主編國風半月刊，發表時事論著及有關鞏固國防之專文，時論美之。民國二十四年，中央研究院成立第一屆評議會，評議員由全國國立大學推選，先生年最少且從未出國深造，而竟入選，可知其學術成就已爲世所認定矣。民國二十五年，國立浙江大學新史地學系，嗣又增設史地研究所，浙中長老均寄望於浙東史地教育之重振，以先生生長浙東，聘爲主任兼所長，後又兼任義興滬潭，雖歷經危險與艱困，先生與諸生偕行，弦歌未嘗中輟；又創辦「思想與時代」雜誌，與梅光迪、張蔭麟、錢穆諸教授倡導人文主義，一以發揚傳統文化之精神，一以吸收西方科技之新知，欲上承南高、東大諸教授創辦「學術」雜誌之宗旨，以救世而濟民；於是聲望益高，爲世所宗仰。民國三十二年，美國國務院聞其名，聘赴哈佛大學研究及講學二年，乃與西方大儒奧之白璧德、德國之邁乃克、英國之曲維揚等精神相溝通，銘文、史、地、哲於一鑪，以真、善、美、聖爲依歸，期以文化道德之力量，促進世界大同之理想，先生之學至是乃大成。民國三十四年，先生歸自新大陸，會抗戰勝利，是年冬，文學院梅院長光迪病逝貴陽，先生繼任院長。翌年夏，浙大復員返於杭州，又得南澤劉氏嘉業堂及瑞安孫氏玉海樓藏書，而省立圖書館所藏文瀾閣之四庫全書亦完整歸杭，皆可以恣先生之游覽，以助其著述，償其宿願。孰知紅禍蔓延，大陸淪胥，乃忍痛離杭，取道廣州，而至於臺灣。先生治學、施教於國家危急動亂之時，未嘗稍懈其志氣，且能益勵其忠貞，可以無愧於季野、謝山諸鄉賢矣！

先生任教浙大之時，以聲望之隆，見重於黨國，被選爲第二、三、四屆國民參政員，與議國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直聲大著，見知於先總統蔣公，因任命爲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一、二屆中央幹事及常務幹事，並爲制憲國民大會代表，是爲先生問政之始。先生以書生報國，此正其時，乃竭智盡忠，勇赴其事。行憲後，任考試院考試委員；民國三十六年被選爲國大代表，將以謀國父五權憲法之推行，爲國家建長治久安之大計，歷次被選爲大會主席團主席。民國三十八年夏，應先總統蔣公之召，自廣州來台，任中國國民黨總裁辦公室秘書組主任，曾隨從訪問菲、韓，參加碧瑤及鎮

海會議，以穩定兩國之邦交及西太平洋之形勢；先生運籌帷幄，與有功焉。其時又擔任革命實踐研究院務委員、講座、兼教務組長，負責組訓革命幹部，以圖重振黨國士氣，奠定復國、救國之基礎。嗣出任中央宣傳部部長，創辦中國新聞出版公司，出版中國一週等書刊。民國三十九年八月，中國國民黨改造，先生任中央改造委員會秘書長，一面推展黨務工作，一面闡述國父遺教及革命史事，撰黨史概要五冊，以激發國人之革命熱情；又與教育部及省教育廳會合，創立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出版現代國民基本知識叢書及學術季刊、新思潮等刊物多種；臺灣在日本統治下五十年，勵行惠民政策，光復之初，世人多目爲「文化沙漠」，至是，沙漠中始現綠洲，由茁芽萌長，而至花樹婆娑，先生之功，顯不偉哉！民國四十三年，出任教育部部長，此與英國史學大師費雪於世界大戰時，出任路易喬治內閣之教育部部長，正可東西媲美，然先生之政績輝煌，則非費雪所能望其項背也。先生於臺北市建立南海學園，恢復中央圖書館，設置國立歷史博物館、科學館、藝術館、教育資料館、教育電視臺及廣播電臺，而社會教育之功能大著，民衆之耳目爲之一新，心智亦爲之大開。爲提高國民教育之師資，設置國民小學教師研習會於板橋；爲提高國民教育之水準，延長國民義務教育至九年，首在新竹試辦國小畢業，即免試進入初中，以減輕兒童升學之壓力，雖遭反對而停辦，但民國五十七年九月政府全面推行，於是我國國民之知識水準，突飛猛晉，偉次於英、美與日本（彼等國民義務教育皆爲十二年），而超越於亞、非各國矣；於是從事經濟建設，而不虞基層幹部之缺乏矣；於是遭遇外交挫折、國際震撼，國民乃能明辨是非得失，而不致搖惑失措，爲宵小所乘矣。至於高等教育，則促成國立政治大學之復校，繼之清華、交通、中央各大學，及私立東吳、輔仁等大學亦獲復校，且又批准私立東海大學之設立，改省立師範學院爲師範大學，於是大學林立，人才輩出矣；又廣設研究所，使大學畢業之優秀人才有深造之機會，於碩士班級後，又建立博士班制度，於是人文科學之學者接踵而出，聲振於國際學壇，而自然科學與應用科學學者亦聞風而奮起，我國學術研究之風氣蔚然勃興，乃可與國際間第一流之高級學術府並駕而齊驅矣。先生又設學術審議委員會，以杜學術界之浮濫；又設學術獎金，以鼓勵研究者述；設文學獎金，以鼓勵創作批評；又設中國文化研究所、音樂研究所、建築研究所、中國醫藥研究所、美育委員會、國劇改良委員會、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等機構，以籌謀中國文化之發揚；又設立國立藝術專科學校以培植繪畫、音樂、歌唱、舞蹈、戲劇、電視、電影、廣播之人才；又設立各種職業學校，以輔導青年之就業；又出版中華叢書，選印故宮藝品，編印英文本中國文化季刊、今日中國月刊，流布世界，使國際人士咸知，共產中國毀滅中國文化，不能代表中國，而中國文化之精華成在臺灣，中華民國始爲真正之中國；於是因學術、文化、藝術各方面之發展，帶動社會之進步，使全國

（下轉第三版）



(上接第一版)  
國民活潑而有朝氣，奮進而作爲，政府各項建設乃得順利完成，世界各國遂不得不以另眼相看矣。  
民國四十七年至六十年，先生相繼任革命實踐研究院及國防研究院主任，在 先總統蔣院長蔣公親自領導之下，調訓全國黨、政、軍、文、教、社會高級幹部，施以一總體戰一教育，且對我國家之政略與戰略作通盤而深入之研究，凡受訓者將分別肩負國家復興之重責大任。先生兢兢業業，輔弼蔣公，以主持其事，其對國家前途之影響固亦至爲深遠。

然先生乃一介書生，其畢生之志業仍在「承東西之道統，集中外之精華」，使中國文化更具有新生命，遂於民國五十一年創辦中國文化學院於陽明山之華岡。華岡原爲一荒蕪之岡嶺，山民視之爲棄地，先生經之營之，傑閣重樓，高臺複道，聳然突起，蔚爲奇觀，益以名師雲集，學子風湧，圖書充盈，設備新穎，不數年間，竟成爲一著名之學府。民國五十五年，復創辦中華學術院於斯，內設各科學術協會二十，羅致國內外學者專家凡二千八百餘人，經召開國際學術會議兩次，國際漢學季刊、世界華學季刊等，以溝通中外學者研究之消息；於是中華民國遂成爲世界上研究中國文化中心，而華岡之名乃不脛而走，爲天下所知矣。民國五十三年，中國文化學院畢業校友，組織華岡同學會，以協助母校之建設；民國六十年，又創設華岡興業基金會，得社會人士及全校

先生於教育與興學之際，對文化出版事業亦從未中輟，其所監修者有清史及明、金、元、宋諸史之新刊本，有裨於中國近代史之研究者極大；所編印者有中文大辭典、中華地圖集、世界地圖集、蘇俄、日本、中華百科全書等，胥可爲處理國事、建應外交時一知彼知己之所資。其中中文大辭典一書已成爲世界漢學機構必備之典籍，世界漢學家多人手一冊，中共地區各大學及圖書館亦無不各具此書，蓋文化反攻已在先生策畫領導之下，登陸神州矣。至先生個人之著述，據華岡同學會所編張其昀博士著作年表，計得專著二百種，中文論文二九六篇，英文論文一〇七篇，以中國地理學研究及中華五千年史爲最著。其著作之豐富，並世學人罕能與匹。先生嘗自謂：一生治學，不外五事：一曰國魂，即闡揚三

### 創辦入病情略述

張秘書行蘭

張創辦入曉公來台卅餘年，身體健康情形一向很好，平日或有感冒及不適，亦從不延醫住院治療，因工作及著述繁重，精神體力不免受到很大影響，七十年秋，徐升平教授返國時，曾力勸創辦入作健康檢查，始發現有攝護腺肥大症狀，且很嚴重，若不即時開刀，恐能轉爲尿毒症，隨即安排於十一月十七日住進榮總開刀，手術前導尿，其顏色已呈紫黑色，創辦入自稱已有兩年之久，開刀後排尿仍感困難，檢查其膀胱，因病時太久，收縮功能低減，無法自行排尿，故插管排泄，同時有心律不整、心臟衰竭、高血壓等症。出院後延聘心臟專科董玉京大夫診治，每兩週診視一次，頗有效果，年來曾進出醫院三次之多，至七十二年三月突然病情加重，廿六日住進榮總加護病房，病況時有好壞，不甚穩定，又因宿有腿疾，一併針灸與復健治療，爲避免進出醫院困難，且家中少人照料，故留院療養，延至七十四年五月廿三日突發高燒，經電腦斷層檢查，係腦血管輕微阻塞，語言不清，左腿脚麻痺，嗣後雖稍有起色，但個人心理所受影響很大，自信心喪失，體力精神大減，八月二日又發燒，持續不退，進出加護病房兩次，收效甚微，進食困難，不得已插管服用流汁，全身組織機能逐日衰退，無法自行運作，肺部積水，功能減退，乃用機器幫助呼吸，使用氧氣，自十六日起時有昏迷，心臟脈搏逐漸低緩，延至廿六日晚十時五十分溘然長逝，是時夫人、公子、媳婦、校長均隨侍守護在側。

校生之贊助，因得以學進實業，以教育而拒注與學，服務四者合爲一體，爲建設「華岡學園」之理想。民國六十九年，教育部以先生華岡興學，已屆滿十八周年，而成效卓著，乃核准中國文化學院改爲中國文化大學，全校騰歡，先生顯而樂之。夫以一赤手空拳之書生，闢草萊，除榛莽，歷經艱苦，不懈耕耘，卒以堅毅之精誠，成此宏偉之事業，此誠非常人之所能爲也！先生以學術之卓越及教育成就之宏偉，聞名於中外，美國西東大學、聖若望大學、韓國成熙大學校咸贈以名譽文學博士，而我政府則於民國七十二年授以最高榮譽之行政院文化獎，總統府則聘爲資政，誠可謂實至而名歸矣。

本校爲紀念故神。各部份簡述如下：  
(1) 紀念公園：居全區最北側，爲墓園進口之一，公園內各部項設施皆採傳統建築型式，進口以月門作爲引導之象徵，園內植物及公園設施皆謹慎重選擇，以期在莊嚴氣氛中仍不失親切之特性。  
(2) 墓園：爲本紀念墓園之設計重心，本區依高度及整體設計需求分爲骨灰塔、祭臺、瞻仰廣場三部份，墓園入口式圓形月門兩處爲塑造傳統型式之要件，採傳統建築之造形並配合墓園肅穆之氣氛，期使瞻仰者步入月門之際，即可感受莊嚴、祥和之氣息。  
(3) 杜鵑花園：位曉園最南端，以配合原有地形爲設計原則，園內遍植杜鵑花，以期成爲日後校區之視覺焦點，花園兩側各鋪設步道乙處以連接大慈宮方向之墓園主要入口，主要入口之廣場除以山門乙座爲入口之設計外，並設置故神創辦入銅像乙座，供全校師生瞻仰悼念。

### 曉園設計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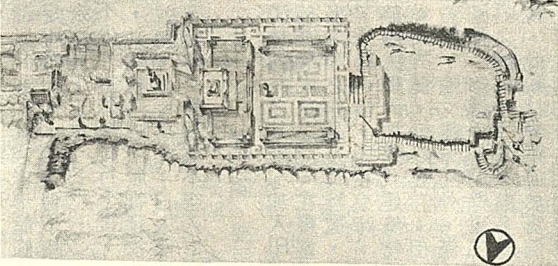
本校爲紀念故神。各部份簡述如下：  
(1) 紀念公園：居全區最北側，爲墓園進口之一，公園內各部項設施皆採傳統建築型式，進口以月門作爲引導之象徵，園內植物及公園設施皆謹慎重選擇，以期在莊嚴氣氛中仍不失親切之特性。  
(2) 墓園：爲本紀念墓園之設計重心，本區依高度及整體設計需求分爲骨灰塔、祭臺、瞻仰廣場三部份，墓園入口式圓形月門兩處爲塑造傳統型式之要件，採傳統建築之造形並配合墓園肅穆之氣氛，期使瞻仰者步入月門之際，即可感受莊嚴、祥和之氣息。  
(3) 杜鵑花園：位曉園最南端，以配合原有地形爲設計原則，園內遍植杜鵑花，以期成爲日後校區之視覺焦點，花園兩側各鋪設步道乙處以連接大慈宮方向之墓園主要入口，主要入口之廣場除以山門乙座爲入口之設計外，並設置故神創辦入銅像乙座，供全校師生瞻仰悼念。

計除配合校區發展之外，更爲強調中國人文精神之塑造，採傳統建築及造園之設計原則，全區依實際需要分爲紀念公園、墓園、杜鵑花園三大部份，三部份依地勢起伏設計各具特色，但仍以環繞墓園爲設計精神之核心，以符紀念墓園之精神。

先生生平不置私人產業，日常生活極爲簡樸，德配龔柏英夫人與先生鴻案相莊，淡泊自甘，數十年如一日，伉儷之情至篤。其公子鏡湖先生，美國麻省克拉克大學博士，爲國際著名之地理學家，自西元一九六五年起，曾任夏威夷大學教授廿餘年，於民國七十三年返國，接任中國文化大學董事長職務，其才其學，實能克紹箕裘，承其志業。媳穆閩珠女士，美國奧立岡州立大學博士，服務教育界，孫女海雲、海明、海燕，孫海平均在學。今先生臥病不起，不幸於七十四年（一九八五）八月二十六日逝世，享壽八十有五。以其立德、立功、立言，已成其三不朽；而賢妻、賢子，又使其瞑目而無憾；惟大陸仍未光復，十億同胞仍未出於水火，世界人類仍舊在戰爭恐懼之中，此則爲先生之所不能忘懷者也，玆述先生之生平事跡，以供國史之採擇。世之知先生者，儼亦聞此悲耗，而爲國家悲老成之凋謝歎！儼亦聞先生之志業，而接踵奮起，以力謀國家民族之復興，挽救世界人類之浩劫歟！

之龍柏，象徵 創辦入精神長青之義。  
(2) 祭台部份緊接骨灰塔而設，供祭祀、瞻仰之用。與骨灰塔合而爲一。  
(3) 瞻仰廣場爲提供全校師生代表瞻仰之所，兩側各設花臺乙座以引導瞻仰者動線，廣場鋪面仍採用黑、白兩色鋪築，以期延續骨灰塔莊嚴之氣氛。

建築系提供。





# 追懷 創辦人對敦煌學之啓導

潘重規

中國文化大學創辦人曉峯張先生，以今年八月廿六日逝世，士林銜悲，朝野震悼。先生懷經天緯地之文，抱地平天成之略。學遭國難，弘濟時艱。崇節大勳，固當光昭史乘，譽流後昆。述德紀功，國史之職，非下士所能仰贊。惟念本校中文研究所敦煌學之成立，敦煌學報之刊行，實賴先生之啓導，始克有成。因略述先生早年從事敦煌學之經歷，及倡導敦煌學之苦心，以見先生之學，既極廣大，復盡精微，上追前哲，下啟來茲，其精神與學華岡，固一貫無間也。

洵溯五十年前（自民國二十四年秋，至民國二十五年夏），先生以一年時間，旅行西北各省，並以蘭州為中心，往來五次。曾循河西走廊至敦煌，親探敦煌石室之遺跡，以其所得，發為文章，昭告當世。渡海來臺，於民國四十七年六月，邊疆歷史語文學會成立大會之際，先生致辭，即指出敦煌學之重要。其後，先生創辦中國文化學院，設立敦煌學研究所，先生懇切希望實現下列計劃：一，敦煌文庫；二，敦煌畫室；三，敦煌展覽；四，輯印敦煌叢書；五，編印敦煌學報；六，複印敦煌圖片。每與重規談及敦煌學發展，往往情見乎辭，不能自己。

由於先生之倡導，中文研究所師生乃成立學會，僱僦從事，並出其歷年研究所得，廣搜海內外碩學著作，首創「敦煌學」雜誌，為國際敦煌學之先驅。追溯其源，皆由先生倡導及治學精神感召所致。四十年前，于右任先生有「敦煌學已名天下，中國學人不知」之歎（敦煌雜誌），而先生更在五十年前，即親訪敦煌，從事敦煌學之研究。試檢民國二十五年，先生發表於國風月刊之西北旅行記，其中有關於古地理學專家之佚著者，如西北旅行記五云：

賈耽之地理學，不特有唐一代之冠冕，亦為中國固有地圖學之最高成績。其所著地理之書，列表如左：

書名	卷數	成書之年	備註
關中隴右圖錄	六卷	貞元十四年	諸州諸軍須論里數人額，諸山諸水須言首尾源流，圖上不可備書，另撰別錄以資記注。圖與錄均已佚。
叶蕃黃河錄	四卷	貞元十四年	時當天寶亂後，邊防空虛，隴右之地淪於吐蕃，黃河上流遂為異域。此書已佚。
海內華夷圖	一卷	貞元十七年	原圖已佚，今長安碑林之華夷圖殆傳其大略。
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	四十卷	貞元十七年	原書已佚，近年敦煌石室發現殘卷。
貞元十道錄	四卷	貞元十八年	已佚，近年吳慶坻整理吳承志本係考證新唐書地理志卷末賈耽記之作，標題曰唐賈耽記邊州入四夷道里考實，謂殆即華夷四達記之文。
皇華四達記	二十卷		

貞元十道錄一書，以天下諸州分隸十道，縣距州，州距兩都，皆詳其道里之數與其四鄙所抵，廢置升降，皆備於編。權德輿貞元十道錄序云：「公之意豈徒從聞廣記以學名家而已哉！蓋體國遠馭，不出戶而知天下，親百姓，撫四夷，真宰相之事也。」新唐書地理志附賈耽所記自鳴沙入四夷之道里，凡通譯於鴻臚者畢記之，其中如通海唐王都之里程，與現時所知鳴沙松花兩江流域之交通路線相較，敦煌石室發現貞元十道志殘卷十六行，存劍南道十二州，每州之下記所管縣名士貢及距兩京道里與縣距州之里數，此雖僅存片紙，仍當寶之如球圖矣！

有介紹西域紀行之殘卷者，如西北旅行記八云：「悉詳一切經音義卷一百，有慧超往五天竺國傳音義，知其人為西行求法且有著書者，但其書隋唐志皆不著錄，蓋佚久矣。近年敦煌石室寫經出土，忽發現其殘卷，實學界一快事也。此卷首尾殘缺，楮紙寫本，每行自二十七字至三十字不等，記周遊五天竺行程及國土宗教物產風俗。初不知其書名及作者姓氏。法人伯希和君謂上述慧琳之書，載慧超往五天竺國傳，當即此書。羅振玉君就音義所載，證以此卷，其合者十餘條，其次第亦一一吻合，如果為慧超傳也。慧超，新羅人，發足不詳何年，西行似取陸路，歷五天竺度葱嶺經疏勒而還抵安西（今庫車），時在玄宗開元十五年（七二七）十一月。書中記述不能如西域記之詳贍，可資考證者尚不少。古西域紀行之書，惟存法顯傳及西域記，宋雲行記，僅洛陽伽藍記所載數行，其隋唐兩志所載智猛法盛等十餘家之書，放佚殆盡，此書晚出，得與法顯宋雲諸書並傳，亦幸事矣！日人藤田豐八君曾為此書作箋釋，錢稻孫君復取藤田本校印之，以廣流傳。慧超為不空入室弟子，有名當世。」

有討論唐代藝術者，如西北旅行記六云：「唐代藝術為中國藝術史上之黃金時代，承秦漢六朝遺風，以漢族固有之基礎，加入印度傳來之「希臘佛教」(Greco-Buddhist)之影響，而臻於圓滿成熟之境。在畫塑方面，國人尚較注意，吳道子、閻氏兄弟、大小李將軍、楊惠之等之作品及其特徵，世多知之。惟建築一道，素不列於文藝一門，士大夫所不道，殊為可惜。余在京時，嘗讀梁思成君論唐代建築一文，於唐式佛寺與宮殿之建築，略窺大概。按唐代建築物除少數磚塔外，皆已蕩為灰燼，惟有長安南郊之大小雁塔，尊嚴秀麗，巍然獨存；但塔下之寺係明代重修，而非唐代遺構，梁君研究唐代建築之資料，除文獻方面外，僅賴於敦煌壁畫，凡宮殿佛寺及平民住宅，均有準確而詳細之圖畫（參觀千佛洞壁畫二幅），於當時建築之大概情形，得一覽無遺，實為中國藝術史之精華。敦煌壁畫多為中唐晚唐之遺跡，梁君以此與長安大雁塔門楣石上雕畫相比較，此類材料雖遜於實例遺物，但有時勝於史傳記載，若更與日本現存幾處唐代佛殿比較，即知多有相同之處。余既訪長安之雁塔，復親觀敦煌之畫壁，得以稍慰積年之渴想焉。」

唐景教傳入中國之實況者，如西北旅行記五云：「唐景教(Nestorianism)乃基督舊教之聶斯托爾派，而非羅馬派(即天主教)，近今東西學者久有定評。蓋以論乎時，則景派自波斯傳入，而羅馬派來自歐洲；以論乎地，則景派傳自唐朝，而羅馬派自波斯傳入。景教創始於五世紀上半葉，其教祖為叙利亞(Syria)人聶斯托爾(Nestorius)。當西歷三三〇年(東晉孝武帝太元五年)創論耶穌為神聖之器，而以耶穌之母瑪利不當崇拜神母。時神之說方昌，聶氏觸犯眾怒，大受排斥。四三一年(宋文帝元嘉八年)，禁其傳道，出奔波斯。逾四年死。由是聶派由波斯逐漸而東以至中國。唐太宗貞觀九年(六三九)，景教大德阿羅本(Alopen)始來長安，蓋隨于闐侍子入朝，太宗使宰臣房玄齡迎之。後三年，於義寧坊勸建景教一所，並度僧二十一人。高宗於諸州各置景教。景字由來，則以西文原音弗諧於口，乃取新約光昭之義，命名曰景。景又訓大，可謂善於定名。又其初祇教景教混稱為波斯寺或波斯胡寺。大秦蓋為玄宗天寶四年(七四五)以後之稱。景教入中國後，即著手編譯經典，伯希和君於敦煌石室發現一小卷，題曰景教三威蒙度讚，此於西歷第七世紀譯為漢文。經末所附景教經目，尤貴重之材料也。景教以六三五年入中國，迄八四五年禁斷，流行唐代凡二百年。晚唐迄宋，其教似已絕迹於中國。遼蒙古入主中國，始又隨之以至，而里可溫自號，也里可溫者，元時基督教之通稱也。馬哥孛羅遊記謂中國人對於基督教之派別未嘗分析，故凡屬基督教者統稱為十字教，禮堂則統稱為十字寺。也里可溫(Arcaum)即景教碑之阿羅羅，皆基督教徒之意。」

觀上所舉，知敦煌學在中國晦盲否塞之際，先生已大事發揚。數十年來，羣力策進，敦煌學已成海內外之顯學。吾人倘能秉承先生啓導之苦心，努力耕耘，月將日就，則流散已久之敦煌學，亦終將回歸於華岡華學之中矣。效值先生安安空容之際，緬懷先生之遺訓，本所師生，益當念茲在茲，僥倖砥礪，以光大先生之志事也。